

■花言峭语

个人的痛感

上海文艺评论
专项基金

特约刊登

■情人看剑

又见原乡情浓

如果把战争片按其伦理倾向分个类,可以粗略地分为两种。一种是对战争进行审美的,意在展示战争的战术、谋略,战争的恢弘场面,以及战争所激发出来的男性气概、男性情谊;另一种,则是对战争进行反思的,而反思的方式,通常是展示个人的痛感。

以个人痛感为表现对象的战争电影,曾经引起极大的争议,比如迈克尔·西米诺在1978年拍摄的电影《猎鹿人》。《猎鹿人》并不是第一部写越战的电影,却是第一部从人的角度出发描绘越战的电影,和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以来,好莱坞战争片那种对战争进行毫无节制的审美的作风也完全不同。电影主人公是三个小镇青年,他们本是小镇工厂的工人,工作、生活,和纯朴善良的小镇姑娘相恋着,去越南打仗,对他们来讲,也不过像一个成人仪式,是对小镇沉闷生活的一种反抗。但后来,他们经历的就是战场上那些让人发疯的事,更让人发疯的是,小镇的人们对此一无所知,像欢迎英雄一样欢迎他们归来。他们的痛感,被阻止讲述,他们的痛感,对别人无关痛痒,他们在战场所感受的那种恐惧,只有他们互相之间能够领会。所以,男主角重返越南,去找寻流落在那里的朋友,也许是为救赎,也许,是为自己的痛感找个见证人。

之后几十年,我们的观念在进步,展示战争中的个人痛感,成为一股重要的电影潮

流,波兰电影大师安杰伊·瓦依达2007年的作品《卡廷惨案》(《Katy》)就是这样的作品。导演安杰伊·瓦依达的父亲是二战中卡廷惨案的受害者,所以,在选取电影的讲述角度的时候,瓦依达自问:“我要制作一部关于自己的父亲还是母亲的电影?”其中的潜台词是,是要选取一个宏观的、史诗的角度进行讲述,还是从个人痛感出发的角度进行讲述?后来,他选取了个人的角度,制作了一部“母亲的电影”。我们后来看到的电影《卡廷惨案》,没有战争的恢弘场面,也没有地图前的激情部署,而是四个家庭里的女人和孩子的遭遇。

“打仗冲锋会极度上瘾,而战争就是毒品。”在第82届奥斯卡颁奖典礼上,以黑马之姿赢得最佳影片奖、最佳导演奖等六项大奖的电影《拆弹部队》(《Hurt Locker》)也可以看做是一部展现战争中个人痛感的作品。

影片以纪实的风格,讲述了主人公威廉姆斯·詹姆斯加入驻扎在巴格达的某个美军拆弹小组后的拆弹行动以及日常生活,大部分篇幅,留给了令人紧张得透不过气来的拆弹行动。而令威廉姆斯·詹姆斯上瘾的,就是这种紧张感、传奇感,每次投入拆弹,他都置生死于不顾,有时脱掉防护服,有时掀掉面罩。每次拆完炸弹之后,他总是要留下一点纪念品,比如爆炸物的引信,并将这些物品藏在床下,当队友发现他的收藏时,都不免感到错

愕,称他为“变态”。拆弹占据了他全部的思维空间,以至于在回到家乡后,觉得家庭生活索然无味,并经常处在一心不在焉的状态之中。最后,他抛妻弃子,重返战场,理由是队友们需要他,但实际上,或许是他需要战场,需要拆弹,需要他那“唯一的玩具”,这一切已经让他成瘾。

不过,是否选取从个人痛感的角度来讲述战争,对所有的电影工作者来说,仍是一个艰难的抉择。在我们的世界里,占据统治地位的叙事模式,是一种男性角度的叙事模式,宏大的、慕强的、自觉自愿大历史式的,对战争进行俯瞰式的审美,是这种叙事模式的一致表现。个人痛感式的叙事,一向被视为反全局、反男性威权的,这也是瓦依达所说的“父亲的电影”和“母亲的电影”的矛盾,是表现男性的英雄气概,或者英雄主义,或者反英雄主义,还是表现母亲和妻子的失败?

战争只是政治博弈的手段,而最终承担后果的,却是微小的人。所以,陈丹燕在参观集中营遗址之后说:“真正的失败者是母亲。”能否认识到这一点,很能体现人和人的区别。

韩松落
作家

■钱眼识人

《尼罗河上的惨案》唯一的亮点

不出所料,开年之后第一部引进国内院线的好莱坞电影《尼罗河上的惨案》遭到群嘲,意见无外是表演浮夸、导演自恋、悬疑感荡然无存,还有为了自动贴紧潮流的角色改造等等,目前豆瓣评分刚刚踩到6分线,与1978年的经典版相比,真的是口碑“惨案”。

这个故事与《东方快车谋杀案》《阳光下的罪恶》一起,在我心中是女作家阿加莎·克里斯蒂缔造的“三座大山”,基本上把摇摇欲坠的贵族生活与复杂人性、欲望冲突表现得充满张力。所以,我还是忍不住去电影院看了,上面所述的槽点都存在,都客观。但是,作为一个普通观众,我依然觉得很满足,哪怕我对电影经典版本、原著小说已经熟悉得不能再熟悉了。

为什么呢?因为我还是对片中那种被金色阳光亲吻过的影调着迷,还有微醺的爵士乐,以及男男女女身上妥帖的服饰。哪怕只是一个底层的贴身女佣,一个身材肥硕到走型的私人护理,一个在酒店驻唱的黑人歌姬,都被打造成一种超越故事、穿透时光的精致与自信,这是光影的魅力,也是我理解的文学性,一种被后人不断模仿,永不会过时的古典

主义。说得通俗点,让我一下子梦回年少,阅读欧美文学名著时被激发的想象力,终于在中年时被实现了。

在我小时候,没有互联网没有英美剧,大片极少,当然也没有24小时能刷的社交平台,以及掐头去尾,最能唬人的短视频。如果要了解外面的世界,看翻译的小说相对来说是一条便捷的道路,哪怕故事是虚构,但字里行间,你知道了原来这些人是这样吃饭穿衣的,他们的情感与我们别无二致,幼稚愚蠢起来也是无可救药,可浪漫起来也能感动天地。与之相关,小时候有一个叫“正大剧场”的电视栏目,专门播放译制片,与小说互为补充,也固定下了我的一种审美趣味。就是以今天观众的口味来看,台词略显浮夸,动辄比喻、抒情,表演并不克制,反而会七情上面,但是印象中角色的眼眸都是亮的,他们深信自己的爱情与命运。所以,成年后如果遇到有文学著作打底的国外电影,哪怕预先知道口碑不咋样,还是会忍不住想去看,去验证记忆,就想玩拼图游戏一样,把情结的最后一小块补上。

不管评分怎么样,我喜欢《纯真年代》

《苔丝》《悲惨世界》,也喜欢《了不起的盖茨比》《安娜·卡列尼娜》等等,以及今天的“尼罗河”。记得我第一次看小说的时候,模糊中就有一个简单粗暴的概念,爱情真可怕,它是魔鬼,会欺骗人去相信自己都是对的。飞蛾扑火,在灰飞烟灭之前蛾子以为拥抱的是光明与温暖,好像很多文学名著都用各种故事来验证,爱情的盲目性是存在于人类基因里的,比如我们熟悉的安娜,这个被侮辱被损害的贵族女性,可能来不及反省,欲望让她摆脱了庸常的生活,让她从此失去了抓地力,爱情一旦转瞬即逝就成飞草,被时代抛弃。

这种对爱情的警惕,使我直到现在都无法理解糖水剧,那些相爱的人们啊是如何修复了人类基因的隐患的。看看《尼罗河的惨案》吧,多么精致的生活因为香消玉陨而变得脆弱、空洞,而再次在大银幕上目睹人性黑洞,也是一种观影快感。

钱德勒
媒体人

长风新
媒体人

固融印刷(上海)有限公司 荣获 2021年度 松江区“专精特新”企业	上海盈翔包装材料有限公司 荣获 上海市青浦区2021年度 安全生产标准化达标企业	上海迈峰硅胶有限公司 荣获 2021年上海市工贸行业 安全生产标准化三级达标企业	上海宜洋办公家具制造有限公司 荣获 2022年上海市轻工行业 安全生产标准化三级达标企业
上海承厚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荣获 2021年度 松江区“专精特新”企业	上海方哲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荣获 上海市青浦区2021年度 安全生产标准化达标企业	上海悦腾实业有限公司 荣获 上海市青浦区2021年度 安全生产标准化达标企业	上海晨集不锈钢制品有限公司 荣获 2022年上海市工贸行业 安全生产标准化三级达标企业
上海景朋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荣获 2021年度 松江区“专精特新”企业	上海锦伦纸业有限公司 荣获 上海市青浦区2021年度 安全生产标准化达标企业	上海法尼家具装饰有限公司 荣获 上海市青浦区2021年度 安全生产标准化达标企业	上海市浦东新区浦惠明川养护院 宗彩红 荣获 2021年上海市养老护理职业技能竞赛 暨全国养老护理职业技能大赛选拔赛竞赛优胜奖